

古文字与古文文献论集續編



古

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叢書

郭永秉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古文字与古文献论集續編



古
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叢書

郭永秉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古文字與古文獻論集續編 / 郭永秉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8.
(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叢書)
ISBN 978-7-5325-7632-6

I. ①古… II. ①郭… III. ①漢字—古文字學—文集
②古文獻學—中國—文集 IV. ①H121-53②G256.1-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5)第 095032 號

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叢書

古文字與古文獻論集續編

郭永秉 著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o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

上海展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700×970 1/16 印張 29 插頁 5 字數 561,000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500

ISBN 978-7-5325-7632-6

H·129 定價: 108.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公司聯繫

本書是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青年課題“馬王堆簡帛字詞彙編與研究”（2010EYY003）和教育部人文社科規劃青年課題“馬王堆漢墓簡帛字詞彙編與研究”（10YJC740034）的結項成果。本書的寫作同時也受到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清華簡時代特徵及文本源流的語文學研究”（14CYY058）、復旦大學首批“卓學計劃”以及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的資金支持。特此致謝。

序

永秉兄將出第二本論文集，遠道來信索序，且許以一年，這點教我感動。平常友朋命序，則多如年關催債，這在並不善作此類文字的我，自是窘迫莫名。

永秉的文章，多數我都讀過，有些還是承他惠示初稿而得以先睹為快。他文章的好壞，讀者自有判斷，我無需在此饒舌。這裏我只想表達兩點願望：一是關於作序，一是關於治學。既是對永秉的希望，也是自勉。

書成請人作序，是很常見的事情。不過也有勸人不要這麼做的，我印象最深的，是 1945 年洪業(煨蓮)先生回復侯仁之一信：

仁之賢弟如晤：廿餘年來，友好以著作來命作序文者，無慮數十起，業輒遜謝，弗敢執筆。就中唯憶《太平天國起義記》譯本，因原書板本源流宜有敘述，遂增改簡君序文以為之，仍用簡君名(案：即譯者簡又文)，不署業名。蓋少年時，曾讀《遜志齋集·答閩鄉葉教諭書》“文當無待於外，序實無益於書”之論，深感正學先生之言有理，因自立志，吾讀書但恐無成，倘博觀約取，厚積薄發，而能有述作，當不求人為序。又推“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意，亦不敢為朋友文字作序耳。古代序文之流傳至今者，如《易》之序卦，《詩》、《書》之小序，《淮南》之要略，《史記》之自序，劉向之《叙錄》、《書錄》，班固之《漢書叙傳》，許慎之《說文序》，應劭之《風俗通義序》，趙岐之《孟子題辭》，何休之《公羊解詁序》之屬，雖其名稱間有異同，雖其或殿書後，或弁篇前，體例微殊；雖其或僅為目錄綱要，或僅注意校讎完闕；或復縱論古

今著述，或並兼道家人身世；亦自不必一律。然其有一貫相同者，一律則自己之著作，自己爲之序。其爲昔人之著作，亦必以己爲校訂注釋之故，而爲之序是已。未見有書成自我，序出友朋，借彼吹噓，發此幽潛者也。《世說·文學篇》言左思《三都賦》成時，時人互有譏訾，迨求詢於皇甫謐，得謐爲作序，然後先相非貳者，莫不斂衽而贊述。然此由漢末黨人標榜之習已興，魏晉文士品藻之風更劇，已不足爲尚矣。且《文選》所載，左賦固有自序，簡而有致亦自佳；士安之序，則離居他卷，蛇足之累，反相形見絀者也。唐宋已後，此風尤甚。降及近代，且弊端百出，或達官貴人假手門客，虛炫提倡風雅之功，或文豪名士姑徇俗宜，慣作模稜敷衍之辭。病之輕者，徒滋譏笑；患之大者，竟啓禍讎。甚矣，此風之不可不革也。業於仁之豈吝數行序文，顧自愧學問文章之妄以傳授仁之者都無足道，唯鏗鏗小人之心可以自布於仁之之前，而敢信仁之必不我怪耳。抑亦欲仁之自序其著作，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不特不復別求序文，且使世之名貴雖欲爲仁之文字作序而將不可得也，不亦快哉！……（《燕京學報》新二期，1996年，第418~420頁）

洪先生到底是大家，他的理由教你不能不服。他七十年前所批評的風氣，雖不敢說“於今爲烈”，但仍有其市場。我希望永秉在讀過此信後，將來也能“自序其著作”而“不復別求序文”；而我自己也能在鼓吹了洪信之後，從此不再爲人寫序。這是我的第一個願望。

關於治學，我想說的也很簡單。年輕學人常會糾結於治學格局之類的問題。馬雲在成爲中國首富後，他說過的話，便在網上瘋傳，最近我無意中看到他說過這樣的話：

做企業贏在細節，輸在格局。細節好的人格局一般都差，格局好的人從來不重細節，兩個都幹好，那叫太有才。

其實不僅做企業如此，做學術也是一樣。細節和格局兩個都做好當然

是好事。但人之性格天賦，壽數有限，真能兩者兼顧，且都做得出色的人，恐怕是少之又少。因此，我以為能隨了各人的性情，潛心在自己有興趣的方向上努力做到極致，便是上善。記得過去李榮先生在評價有“聖人”之稱的丁聲樹先生時，用了一個今天已消亡的詞——“八級工”。何謂“八級工”，大概只有“神乎其技”四字可以定義。我以為這也是對一個做學術工作的人的最高評價了，當然也是我所羨慕的境界和願望。

永秉兄加油！

吳振武

2014年12月20日於長春

目 錄

序	吳振武	001
---	-----	-----

古文字考釋與研究

從戰國楚系“乳”字的辨釋談到戰國銘刻中的“乳(孺)子”	003
補說“麗”、“瑟”的會通	014
談談戰國文字中可能與“庖”有關的資料	031
說“索”、“刺”與鄔可晶合寫	060
續說戰國文字的“麥”和从“麥”之字	085
關於“兆”、“涉”疑問的解釋	103
從戰國文字所見的類“倉”形“寒”字論古文獻中表 “寒”義的“滄/滄”是轉寫誤釋的產物	115
“京”、“亭”、“亳”獻疑	138

青銅器銘文研究

穆公簋蓋所記周穆王大蒐事考	161
晉侯豬形尊銘文商榷	179
作冊封鬲銘文拾遺	188
釋三晉銘刻“鬲”字異體兼談國博藏十七年春平侯 鉞銘的真偽	197
紹興博物館藏西施山遺址出土二年屬邦守蓐戈研究 ——附論所謂秦廿六年丞相戈與廣瀨薰雄合寫	206

戰國竹書研究

上博竹書《孔子見季桓子》考釋二題	227
《孔子見季桓子》5 號簡釋讀補正	237
“三布之玉”解	240
清華簡《繫年》“幘”字別解	245
清華簡《尹至》“殽至在湯”解	248
清華簡《耆夜》詩試解二則	254
釋清華簡中倒山形的“覆”字	262

馬王堆漢墓文字資料及秦漢文字研究


馬王堆帛書《戰國縱橫家書》整理瑣記(三題)	275
《春秋事語》新釋文與注釋(一~四章)	286
談馬王堆漢墓漆器等有關漆器製地的文字信息及 相關問題	300
關於《老子》第一章“道可道”、“名可名”兩句的解釋	332
有關隸書形成的若干問題新探	353
讀里耶 8 : 461 木方札記	386




書評與文評

完全可免的失誤	401
“副本文書”不是“控告文書”	409
文評一束	415
這是一個根本的態度問題 ——《新出土先秦文獻與古史傳說》導讀	432
跋	452

古文字考釋與研究

從戰國楚系“乳”字的辨釋談到 戰國銘刻中的“乳(孺)子”

上博簡《周易》2號簡“需”卦卦名之字作（此字該簡共五見，寫法相同），^①即“右上从‘勺’、左下从‘子’之形”，學者對此字有各種分析，似皆成問題。唯陳劍先生以筆名“陳爻”在簡帛研究網上發表的一則短文《竹書〈周易〉需卦卦名之字試解》釋此字為“乳”字異體的觀點最為合理，^②但因為相關材料太少，此說當時似並未引起學者重視。




2011年7月31日，中國文字學會第六屆學術年會在張家口召開，趙平安先生提交了《釋戰國文字中的“乳”字》一文。^③趙先生在未注意到上引陳劍先生文的情況下，亦將上博簡《周易》的卦名之字釋為“乳”，此外，趙文還將清華簡《楚居》11號簡“王”由整理者所釋的“𠄎=(嗣子)王”改釋為“乳=(乳—孺子)王”，^④並將曾侯乙墓鐘磬銘文用作律名的、、














①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圖版第14頁、釋文考釋第138頁。整理者分析字形“疑从子、从而省，即‘孺’字”。按古文字“而”字從不省作此形，其說非是。

② 簡帛研究網2004年4月29日首發，<http://www.jianbo.org/showarticle.asp?articleid=911>。前文引號中對需卦卦名字形的分析，即出自此文。

③ 《中國文字學會第六屆學術年會論文集》，河北張家口，2011年，第63～66頁。

④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中西書局，2010年，第122、181、189頁。

、、等一系字形也改釋為“乳”^⑤(傳世古書中與此律名對應者作“羸亂”，“亂”字在漢代古隸中經常寫作“乳”形，因以致誤)。趙先生的新釋，在會上引起了討論，有學者在肯定辭例的同時，也指出在字形上尚有缺環，尚應存疑。^⑥

趙平安先生反對將此字釋“孚”的主要理由是“司”所从的上部沒有寫作這種形狀的，這恐怕難以成立，因為楚文字中的“司”字上部多有寫作此形之例。^⑦但是把這個字釋成“孚”，卻無法解釋《周易》需卦卦名之字，這的確是釋“孚”之說的真正弱點。趙先生還認為這類字形是甲骨文寫作形的“乳”字(《甲骨文合集》22246)到秦漢文字“乳”字的中間形態，其字“爪形和側面身形還沒有分離，又在字頭上加上”作為“飾筆”。按此字上部所从的，過去視為“勺”，顯然是合理的。古文字中的這種形體，有一部分來自俯身人形，如西周金文的“匍”字，本作，也可作等形，^⑧其間演變軌迹可見；又如“朋”字(此字舊多釋“𠂇”)，^⑨本亦从“勺”，可作、等形，西周時也有寫作形的，春秋楚器王孫遺者鐘作 (浙川下寺春秋楚墓出土的“朋”器器主之名亦多如此寫)，^⑩都是這種譌變的結果。趙先生認為形下部的兩筆是爪形的筆劃；我則在初稿中提出一種懷疑，認為這兩筆所勾勒的似當是乳形或突出小兒之口的形狀，從《楚居》之形和曾侯乙鐘磬銘文寫作形的字形看，“子”形

⑤ 李守奎：《楚文字編》，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130頁。







⑥ 此為撮述會上黃德寬先生的發言大意。我當時跟趙平安先生在會下討論，也表達了類似看法。

⑦ 參看李守奎、曲冰、孫偉龍編著《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五)文字編》，作家出版社，2007年，第435頁“司”字條第二欄的寫法。




⑧ 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金文編》，中華書局，1985年，第649頁。

⑨ 參看黃文傑《說朋》，《古文字研究》第22輯，中華書局，2000年，第278~280頁。

⑩ 《金文編》，第560~561頁；《楚文字編》，第489頁。

的口部(此時已由甲骨文張口的“子”形類化爲一般的“子”形)正和上部的筆劃粘連,正像嬰兒就乳之形。初稿完成之後,陳劍、吳振武兩位先生先後提示我,此字字形宜與金文“孝”、“考”、“老”等字從覆手形的  演變到  之形的過程聯繫起來看。其實陳劍先生在上引文中,曾懷疑上博簡《周易》之形是從原始的“一人伸出隻手攬‘子’於懷(以就乳)之形”“省去手形而保留位於‘子’形右上方的‘人’形”的結果,^⑪也已經隱約透露出字形演變的這種可能。但是我一開始因爲與  有關的一系字目前尚未看到寫作一般覆手形的字形,而且從上引曾侯乙墓鐘磬銘文 、 等形和下文我們要排比的字形看,此字多見的从“口”、“甘”之形的寫法,在“孝”、“考”、“老”三字後來的形體演變過程中卻極少看到,所以我當時仍很懷疑,位於  這一系的字“勺”旁和“子”旁中間的部分,也許有其他特殊的形體來源,而不是從覆手之形變來。^⑫

最近經過反復考慮,發現其實已至少有兩個證據表明,陳、吳兩位先生的推測是有道理的,我的懷疑也許是有些多慮了。


一是李學勤先生曾發表的一件“樂孝子壺”,^⑬“孝子”合文原作 ,李學勤先生和葛亮先生皆摹作  和 ,從著錄此器的《玫茵堂藏中國銅器》收錄的清晰的照片看,他們的摹寫是可靠的。^⑭ 葛亮先生在網上發表的


⑪ 陳劍：《竹書〈周易〉需卦卦名之字試解》。

⑫ 因爲戰國文字有从“子”形頭上加 V 形之字(《戰國文字編》，第 154 頁)，和“乳”字所从不知有無關係，這更加深了我的這種懷疑。


⑬ 李學勤：《海外訪古續記·戰國文字札記》，《文物天地》1993 年第 1 期；收入李學勤《四海尋珍》，清華大學出版社，1998 年，第 84～85 頁。鍾柏生、陳昭容、黃銘崇、袁國華：《新收殷周青銅器銘文暨器影彙編》(下簡稱“《新收》”)，藝文印書館，2006 年，第 1297 頁 1944 號。

⑭ 汪濤：《玫茵堂藏中國銅器》(Chinese Bronzes from the Meiyintang Collection)，London: Paradou Writing, 2009。此書未見，我原來根據葛亮《〈玫茵堂藏中國銅器〉有銘部份校讀》(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09 年 12 月 1 日首發)一文所附照片和汪濤先生的摹本，對李、葛二位先生的摹寫提出懷疑，認爲上部作“老”頭乃將泐痕當作筆劃，字當釋爲本文所講的“孔子”合文。後來蒙葛亮兄提供原書圖版高清掃描件，始知我的看法是錯誤的。

《〈玫茵堂藏中國銅器〉有銘部份校讀》還明確指出“‘孝=’較一般‘孝子’合文多出一‘口’形，或許是由‘孝’字下的兩斜筆譌變而來”。¹⁵ 他的意見是正確的。

在上引葛亮先生文章的網絡評論中，高佑仁先生還指出新蔡葛陵楚簡甲 188、197 用作“老童”之“老”寫作，他認為該字中部的“口”形可能就是從“老”字中部 V 形筆劃演變而來的。¹⁶




例子雖然不多，卻已經能夠較為充分地證明楚系“乳”字中間寫作“口”、“甘”的部分，也應以來自覆手形的可能性較大。此字所像當是成人以手攬子於懷哺乳之形，這個字應是為“乳”的哺乳、乳育等義造的本字。由此可見，只要將趙平安先生的看法略作修正和補充，他的釋法是很正確的。



不過，從曾侯乙墓鐘磬銘文和下文排比的一些字形看，“乳”字中部作“口”、“甘”一類的寫法頗多，在字形譌變的規律之外，有沒有突出“子”以“口”就“乳”之字意的目的在內，似乎仍然並非不可考慮。而且從前文所引曾侯乙墓鐘磬銘文最後作的一例看，“子”形和“人”形之間的筆劃若非鑄壞，似有點類似“孔”字所从，這似乎也暗示出其非“爪”形變來的可能。裘錫圭先生還提示我，“乳”字所从的“口”、“甘”之形，若單純地分析成“爪”旁變來，從表意位置上講也並不很準確，它們似乎有可能是合併了“乳”形和“爪”形而形成的一個部件。事實如何，尚待進一步研究。






讀了趙先生的會議論文之後，我發現，戰國楚系之外的璽印、陶文、銅器銘文中其實還有不少尚未認出的“乳”字，它們幾乎全部都是以“乳子”合文形式出現的，這些字形正可以很好地為趙先生所釋楚系文字中的“乳”字作補充證明。下面試作闡述。

¹⁵ 葛亮：《〈玫茵堂藏中國銅器〉有銘部份校讀》，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09年12月1日首發。

¹⁶ 葛亮《〈玫茵堂藏中國銅器〉有銘部份校讀》2010年7月17日評論。但高先生又認為此字當隸定為“啗”則不正確，蘇建洲先生在2010年7月19日所作評論已指出這一點。

首先是一批舊釋“余(餘)子”合文的古璽文和陶文。這批璽陶文字的釋讀見吳振武先生 1984 年所撰博士學位論文《〈古璽文編〉校訂》。^①此文論及的《璽彙》5345 號可能與吳先生所釋“余(餘)子”合文無關,^②可暫不討論。那些被吳先生釋為“余(餘)子”的,作 (《璽彙》0594“王~”)、 (《璽彙》0907“肖~”)“私塚”兩面印)、 (《陶彙》9.60“王罽口尹~”), “尹~”應為人名)一類合文形式,“子”上部分被解釋為“余”之省形。

古璽中確定無疑的“余(餘)子”見於“左邑余(餘)子嗇夫”(《璽彙》0109、0110)、“余(餘)子嗇夫”(《璽彙》0111)和“左余(餘)子”(《璽彙》1651),此印“余”字寫法較怪,如果此印可信,疑當是官璽而非私印,“余(餘)子”似是職官,皆不作省形,而作為私名的“余(餘)子”,卻從沒有不省之形。“余”字在古文字中其實從無省作形的,而且此合文在一方古玉印裏寫作 (《古玉印集存》18“畋(田)~”),^③似亦可說明上部非“余”字省。這是字形上的疑難。古書和秦漢印中,從未見以“余(餘)子”為名的例子(“餘子”本是低賤的身份,以此為名似不太合常情),而這與此名在古璽中較多見的事實是一個矛盾。

從我們上文對《楚居》字形的分析看,字顯然與此當為一字,而這類寫法顯然是在一類寫法的基礎上更加簡省而來的,類似的變化,可參看“甸”字等从“勺”之字的演變。^④所以這些璽文當釋為“乳(孺)子”合文。此外,《璽彙》1574 ,現在看來也應當釋為“殊孺子”。

古代有“孺子”之稱者甚多,文獻中有南孺子、孟孺子、樂孺子、晏孺子



^① 吳振武:《〈古璽文編〉校訂》,人民美術出版社,2011年,第251~253、257頁;又見吳振武《古璽合文考(十八篇)》“十三 餘子”,《古文字研究》第17輯,中華書局,1989年,第277~278頁。






^② 《〈古璽文編〉校訂》,第251~253頁。

^③ 轉引自《戰國文字編》,第1000頁。

^④ 參看《戰國文字編》,第334~335頁,此書“缶”字下所收有些字形實為“甸”字。又參看田焯《古璽探研》,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30頁注2。

等(其中有些是下面要講到的作為卿大夫等貴族繼承者的“孺子”和貴族夫人的“孺子”);漢印資料如《十鐘山房印舉》24. 53“盍遲孺子”。稱“孺子”的漢印,大多為兩面印,如《十鐘山房印舉》17. 34“閔遂”“閔孺子”、17. 43“蓋丘”“蓋孺子”、14. 9“王右乘”“王孺子”,又如“乙强”“乙孺子”(《兩漢印尋》)、^{②①}“蘇廣大”“蘇孺子”(《赫連泉館古印存》)、^{②②}“胡丙”“胡孺子”(盛世收藏網),這些兩面印,皆可與下面要考釋的《璽彙》2371“韓志”“韓乳(孺)子”兩面印比較。

第二類是舊釋為“向子”或“石子”合文的古璽文(《璽彙》2202“邛~”、2371“韓~”“韓志”兩面印)。“向子”之釋見《古璽彙編》,^{②③}吳振武先生釋為“矸”字,施謝捷先生釋為“石子”合文。^{②④}二例分別寫作和,容易看出無論釋“向子”、“矸”或“石子”合文,在字形上都有疑難,以“向子”、“石子”等為名亦難尋他例。其實這兩個字的上部所從亦為“勺”(即俯身人形,方向與前舉諸例相反)。此字顯然與上引趙平安先生文中所舉曾侯乙鐘銘之字為一字,故亦當釋為“乳(孺)子”合文。

第三類是舊或釋“冢子”合文的璽文和金文。《璽彙》3102 “福~”、3543 “福~”,李家浩先生分別釋為“塚子”、“冢子”,^{②⑤}李先生還連帶將《三代》2. 53 下著錄的梁上官鼎(《集成》2451)的和《三代》4. 20上著錄的平安君鼎(《集成》2793. 1—2)的、都釋為“冢子”。^{②⑥}

我們覺得,這些字形和一般的戰國文字中的“冢子”寫法有別。實際

②① 王獻唐編:《海岳樓金石叢編》,青島出版社,2009年,第79頁。

②② 羅振玉編:《赫連泉館古印存》,上海書店出版社,1988年,第57頁。

②③ 《古璽彙編》,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231頁。

②④ 《〈古璽文編〉校訂》,第257頁;施謝捷:《〈古璽彙編〉釋文校訂》,《容庚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廣東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44頁;又見施謝捷《古璽雙名雜考(十則)》“六石子”,吉林大學古文字研究室編:《中國古文字研究》第一輯,吉林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125~126頁。

②⑤ 李家浩:《戰國時代的“冢”字》,《著名中年語言學家自選集·李家浩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6~7頁。

②⑥ 李家浩:《戰國時代的“冢”字》,第7頁。